

悠悠岁月

覃仁生◎著

悠悠岁月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# 悠悠岁月

章仁生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悠悠岁月/覃仁生著. —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 
2008. 3

ISBN 978 - 7 - 219 - 06073 - 5

I. 悠… II. 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 
I 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16443 号

责任编辑/覃 俭

\*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桂春路6号)

邮政编码: 530028

网址: <http://www.gxpph.cn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\*

890 毫米 × 1240 毫米 开本 1/32 字数 290 千字

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柳州市科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印数: 500

ISBN 978 - 7 - 219 - 06073 - 5/I · 1057

定价: 4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内 容 提 要

故事发生在极“左”年代桂中的一个边远小山村——神州村里。

美丽绝伦、才华出众的回乡知识女青年稔子在一次山洪中，和小学教师李子林奋不顾身地抢救上学儿童后，产生了纯真的爱情。

西江市委书记孙振山为了自身的功名政绩，人为地把神州村树为农业学大寨的典型，由此引发出神州村一连串的荒唐怪事。稔子等人在学大寨的运动中，从优秀的创业者走向沉沦，最后被钉上道德的耻辱柱。全书的悲剧结局，凝重地告诉人们：在极“左”路线的摧残下，即便是尽善尽美的人也会被扭曲灵魂，遭受毁灭。

本文对人物的多面性进行了大胆的探索，几个主要人物身上皆交织着真善美和假丑恶，是非功过，尽在描述中。

本书人物形象鲜明逼真，极富时代特色；语言文字幽默辛辣，淋漓尽致；内容丰富广阔，曲折离奇，既荒唐又可信，既催人泪下，又令人忍俊不禁，无处不散发着时代的气息和泥土的芬芳，堪称一部忠实反映、高度浓缩上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状况及风貌的佳篇力作、世间奇书！

流逝的岁月淹没了陈年的梦。现在，人们  
站在埋葬孩子的山冈上，眺望远方，那宏伟的  
壮观的水库大坝依然屹立在两座火山之间。堤  
坝中间，“农业学大寨”五个水泥浇筑的巨大  
字样也依稀可见。这大<sup>堤</sup>坝，这大字，还有那  
弯弯曲曲：的环山水渠，高<sup>岭</sup>上的渡槽，都在告诉  
人们：在这<sup>山</sup>偏僻的小山村，当年曾发生过  
多么惊天动地、气壮山河的人间<sup>改</sup>造壮举！

孩子坟墓的周围，依然是一片似乎永远也  
长不高的孩子树，每到春天，这片孩子树就盛  
开着娇<sup>柔</sup>艳丽的桃花，可是一到<sup>冬</sup>天<sup>寒</sup>严冬，这  
片孩子树就在寒风中摇曳凋零，仿佛在向人们  
诉说着在这个小山村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么一段  
多么令人感叹的悠长往事……

作者 褚逸

2006年6月

## 目 录

一、引子 .....	( 1 )
二、山洪情结 .....	( 6 )
三、三叔公辟鱼 .....	( 39 )
四、孙书记的蓝图 .....	( 51 )
五、沸腾的水利工地 .....	( 70 )
六、春节文艺会演 .....	( 87 )
七、大炮梁巧设鸳鸯阵 .....	( 99 )
八、稔子的母亲 .....	( 125 )
九、踢伯的故事 .....	( 141 )
十、忆苦思甜 .....	( 149 )
十一、“村史”展览 .....	( 169 )
十二、神州村的阶级斗争 .....	( 185 )
十三、血染花果山 .....	( 216 )
十四、渡槽事件 .....	( 238 )
十五、王力和阿莉 .....	( 257 )
十六、飞来横祸 .....	( 276 )
十七、神州村的倾斜 .....	( 302 )
十八、稔子之死 .....	( 332 )
十九、尾声 .....	( 347 )

满纸荒唐言，一把辛酸泪。  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。

——曹雪芹

书中所叙荒唐事，或许世间真有之。  
劝君翻读且作笑，切莫对号自叹息。

——作者

## 一、引子

桂中西江市北面 30 公里处有一个小镇，名叫古榕镇。清澈见底的神女河从镇中间穿过。河的北岸有一棵大榕树，主干要四五个人才能抱得过。主干周围，还密密麻麻地挤着大小不一的须根。榕树的上面，枝繁叶茂，风雨不透，树冠一直伸到河的南岸。一到晚上，数不清的各类鸟儿就从四面八方飞回来，在榕树上面栖息、过夜。观赏着这棵壮观的大榕树，人们甚至会引起这样的联想：巴金在《鸟的天堂》中描写的那棵南国大榕树，莫非就是取材于此？

有植物学家考证过，这棵大榕树至少已有 500 年的历史。古榕镇的人把这棵大榕树叫做古榕。古榕镇的得名，估计是由这棵古榕而来的。

古榕镇南通西江，北连湘黔。镇的西面，一马平川，有一望无际的沃野良田；镇的东面，是连绵不断的崇山峻岭。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和优越，古榕镇堪称西江市咽喉，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据史书记载，明万历年间，朝廷就派有官兵在此驻守。民国时期，不管是旧桂系军阀，还是新桂系军阀，都有不少

头领争先恐后地在古榕镇附近驻兵屯垦，积蓄粮草。近百年来，各界一些名人，多有在此留下足迹。镇西北附近，至今还保留沈鸿英当年屯兵古榕镇时建造的乡间别墅，称沈公馆；林虎晚年退出军界后，也曾在镇西北五公里处办了一个农场，从台湾引进优良蔗种，广为种植。他在农场也建有一座颇具规模的别墅，可惜在以后的战乱中被毁于一旦。此外，马君武先生抗战前曾在此创办了一所大学，据说是省某大学的前身。稍后，其子马保之先生又在此地开设广西农业试验站，并任站长，期间又在附近创办一所农业学校。抗战期间，广西曾一度成为全国大后方，当时，国内农业精英皆汇集古榕镇，继续从事农业研究。一时间，古榕镇被誉为中国“农都”。有史料证实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农业部长何康、台湾前“农业部长”李崇道、香港前农渔署长黄成达皆是从古榕镇广西农学院毕业的莘莘学子。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，何康曾先后三次回古榕镇视察、怀旧，足见其对古榕镇的感情非同一般。

土改期间，阳翰笙、于立群率中央第四土改工作团，进驻古榕镇，在此地留下了土地改革、清匪反霸的光辉一页。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，董必武、朱德、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莅临古榕镇视察，董老曾挥毫题词，赞誉古榕镇。为纪念中央领导人的亲切关怀，古榕镇人民在镇政府院内建了一座纪念亭，将董老题词刻成碑文，置于亭内，供世人观仰。

古榕镇曾经历过无数次战争的洗礼。纵观历史，规模最大的应推1924年新桂系李宗仁、白崇禧和旧桂系沈鸿英、韩彩凤在这块广阔的地面上展开的那一场殊死决战。在此次战役中，双方都投入了数十万兵力，其惨烈程度，堪称广西战争史之最。这次战争，历时三个多月，最后以新桂系取胜告终。古榕镇是沈、韩的老巢，新桂系此役获胜，彻底摧毁了沈、韩的根基，从此奠定了在广西的统治地位。白崇禧是此次战役的总指挥，他的奇兵取



胜，再次使他的“小诸葛”外号名扬中外。

李、白取得这次战争的胜利，其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新桂系中的一位名将——伍廷飏。

伍廷飏，字展空，广西容县人。自幼聪颖过人，长成后投笔从戎，因智勇双全，由士兵一直升至师长。20年代初期，曾任西江市军政长官。他在西江市主持军政期间，先后数次从容县、岑溪等县招收大批垦民到古榕镇开发周围的处女地，在方圆数十里内先后建了十多个垦民新村。经营数年后，积蓄了丰厚的粮草，为新桂系在古榕镇与旧桂系决战时提供了充足的粮草。同时他也率部参加激战，屡立奇功，为击败沈、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伍廷飏在古榕镇时，看中了河岸边的那棵大榕树，就在周围圈地为院，建起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伍公馆，晚年退休后与他的第三个姨太太，一直在这座公馆里颐养天年。在他的为官生涯中，曾担任过浙江省、广西省建设厅厅长，对中国的农业颇为重视且有见地。晚年定居古榕镇后，他常到附近的一些垦民村落勉励村民广植树木，兴修水利，并出钱出资在东边山脚下修筑了三个水塘。抛开其他方面不说，伍廷飏对开发古榕镇的功绩是可以载入古榕镇乃至西江市史册的。

40年代初，伍廷飏在古榕镇病逝。据说出殡那天，附近所有的村民都去为他送葬。他的墓地坐落在一个他出钱修建的山塘边。因为他的不凡经历和显赫名声，至今尚有一些文人墨客、风流逸士常去他的墓前凭吊，发古之幽情。

自古以来，古榕镇又是一个多匪之地。伍廷飏在古榕镇居住时，慑于他的名声和威力，周围的土匪都不敢轻举妄动。伍廷飏死后，周围的土匪又猖獗起来，特别是东边的崇山峻岭中，更是土匪成灾，骚扰得古榕镇鸡飞狗走，日夜不得安宁。

幸好不久，这里来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，他们常常神

出鬼没，把那些土匪强盗打得焦头烂额，晕头转向。土匪们尝到了游击队的厉害后，才有所收敛，不敢过分猖狂。

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昔日的伍公馆大院如今变成了共产党政权下的古榕镇公社党委、政府所在地。地球在新中国成立后绕着太阳转了20多圈后，这个院子已失去了当年的幽静和典雅。因为院子里面又建起了一栋两层的办公楼和两排干部住的平房宿舍。在这座大院里，每天出出入入的人络绎不绝、川流不息。其中不乏开会的、办事的、来访的，甚至公婆争吵、邻里打架来找排解的。真是共产党的政府大门一打开，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走进来，这也是共产党爱民如子，深得平民百姓拥戴信赖的体现。

也不能说在这个大院里就什么也看不到往日的影子，围墙东角那座高耸的炮楼，虽然墙面斑驳，却依然能让人想起昔日这个院子所经历过的兵荒马乱的历程；还有那棵临河的古榕，至今仍是枝繁叶茂，郁郁葱葱。树脚下那历尽风雨的石凳、石桌也仿佛记载着它们已成尘埃的昔日的辉煌主人。

坐在石凳上，透过古榕垂下的枝叶，人们可以看到河中间有一道美丽的风景：原来河中间有一尊突出水面，形如裸体少女的天然塑石。每到夏日，一群光着腩的儿童会整天嬉戏在这清凉的河水里，围着这尊被人们称作“神女石”的石头，做一种叫做“摸神女”的游戏。那游戏很简单，就是由一个小孩在水中捉其他在水中的小伙伴，谁被捉住了，谁就做捉人的人，就和城里幼儿园小朋友玩“丢手帕”差不多。不过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：被捉的人只要摸到“神女石”，捉人的人就失去了捉他的权利，这是因为他获得了“神女”的庇护。

一代又一代的古榕镇儿童就这样年复一年地围着这尊“神女石”在这条清澈的神女河中度过炎热的夏季。天长日久，这“神女石”竟被儿童们摸得晶莹闪亮，光洁如玉，远远望去，犹如一个九天下凡的沐浴仙子。

孩子们喜欢这尊“神女石”，一方面，固然是因为它成了他们夏天里的乐园；另一方面，从这尊“神女石”引发出来的一个家喻户晓、美丽而又神秘的民间故事也深深地震撼着他们幼小的心灵。

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古榕镇周围都是一片干旱之地，老百姓吃水用水都要到东边几十里外的神女峰去挑。神女峰上有一口长年喷射泉水的清泉。传说神女峰上住着一个美丽无比的神女，是玉皇大帝派来守护这口清泉的。这个神女长年目睹乡亲们挑水的艰辛，决心舍身为民造福。有一天，她义无反顾地从神女峰上滚下来，从那口清泉一直往古榕镇滚去，用自己的身躯在干涸的大地上滚出一条沟壑，将神女峰上的清泉引到古榕镇。她滚到古榕镇时，因为力气用尽就累死了。人们说，古榕镇河中间那尊石头，就是当年那个神女死后化成的。

某年某月某日，有个风水名师路过古榕镇，他看了看河中的这尊石头后断言说：“此石甚有灵气，数百年后，它的灵魂将会索河而上，回到它原来的地方，转世为一个百姓称颂、聪明绝伦的美女。”言毕，飘然而去。

名师高言一出，一些二三流的风水先生就纷纷沿河而上，去寻找“神女”过去的“仙居”，他们最后在东边的一座大山上寻找到这条溪流的源头——一口小泉。虽然泉水不大，却四季长流，甘甜无比。于是这些风水先生便断定，这座大山就是当年神女居住的神女峰，这小泉就是神女当年守护的那口清泉。

接下来，便陆续有几户人家不畏路途艰难，搬到那座大山脚下开荒种地，定居下来。人们说，他们到那里居住的目的，是希望今后神女转世时会选择他们的家庭投胎。

慢慢地，那大山脚下便形成了一个村庄，也不知从哪年哪月哪日起，人们把这个极不起眼的小村庄起了一个十分灿烂动听的名字——神女村（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到处掀起易名热潮，

神女村因带有浓重的封建色彩，被古榕镇公社改为神州村)。

一代代的儿童长大后，都知道这个故事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。但一代代未成年的孩童却坚信这尊“神女石”是有灵魂的。他们也不止一千次地祈祷，祝愿这尊“神女石”的灵魂早日投胎，使古榕镇降生出一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，让古榕镇从此名扬天下。

古榕镇就是这样一个既有不平凡历史，又有十分美丽传说和极具神秘色彩的南国小镇。

## 二、山洪情结

在神女村被改名为神州村后的一天早晨，古榕镇公社党委书记照例走进他的办公室，像往常一样，他泡了一杯浓茶后，就坐下来翻阅这一两天各地的报纸。

这书记姓黄，四十出头的年纪，生得方头大耳，四平八稳。因为他的嘴巴特别大，人们背后都称他为大嘴书记。由于嘴太大，讲起话来吐音不够集中，给人一种嗡嗡作响的感觉，犹如棒击破锣，很不清晰。

“请问，你就是黄书记吧？”这时，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拿着一张干部工作分配单，站在门口不亢不卑地问道。

“哟，你就是那位要求到神州村小学当教师的李子林吧？”大嘴书记连忙站起来，握过手后，就招呼他坐在一边的长靠凳上。

“是的，我就是李子林。”年轻人把干部分配单呈给这个公社党委领导。

“昨天我已接到通知，说今天有一个大学毕业生要来报到，

没想到你这么早就来了。”大嘴书记接过分配单，放在桌面上，又去给李子林泡一杯茶：“路上辛苦了，先休息一会喝杯茶，等会神州村会有人来接你的。”

李子林见大嘴书记平易近人，不摆架子，就接过茶来，坐在办公室里轻轻地拂着上面的茶叶，慢慢地喝着。

大嘴书记收好桌上的报纸，很亲切地和这个眉宇紧锁的年轻人攀谈起来：“李老师，说实在话，那神州村的环境的的确确非常艰苦，也许你还无法想象，所以你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。不过话也说回来，你到了那里，如果真的不适应，我们还会根据实际情况，重新给你换个地方的，城里来的人嘛，到底没过过太艰难的生活。”

“黄书记，到神州村当老师，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我可以保证，神州村就是再苦，我也会坚持下去的。”李子林态度十分坚决地说。

“很好，很好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神州村最受欢迎的人。”大嘴书记听了李子林的表白，感到十分高兴。

大嘴书记是那类和什么人都谈得拢的人，见神州村来接李子林的人还没来，就继续和李子林聊些神州村的情况。李子林话语不多，听多讲少。大嘴书记讲着讲着，望了望墙上那口钟，搓搓手说：“这稔子是怎么搞的，怎么还不见人影？”

“黄叔叔，我现在不是来了吗？”随着一声甜甜的话语，从门外快步走进一个浑身湿漉漉的年轻姑娘。

“来来，李老师，我向你介绍一下，她叫稔子，是神州村的团支部书记，昨天是我带信让她来接你的。”大嘴书记很热情地对李子林说。

“你就是到我们村的新老师吧？”稔子朝李子林走过去，落落大方地伸出右手。

“是的，我叫李子林，谢谢你来接我。”李子林庄重地、轻

轻地握了一下稔子的手。

这是一双温柔而又温暖的手，只稍轻轻一碰，就能让你永生难忘。李子林心头升起一阵颤动，不由得多看了一眼这位叫稔子的姑娘：这是一个美丽绝伦的少女，既具有都市少女的风采，又具有乡村姑娘的纯朴，全身洋溢着健康的青春气息，红扑扑的脸上挂着浅浅的、真诚的笑容，脸颊上的那两个迷人的酒窝，仿佛荡着无限的春光。“真想不到，神州村会有这么美丽的姑娘。”李子林望着稔子，心里暗暗称奇：“她像什么？像刚刚成熟的樱桃？像初露水面的荷花？不，这类比喻还不及她万分之一，她应该是九天下凡的仙女，她应该是人间一切美的化身。”李子林内心不住地赞叹着。

“稔子啊，你这是怎么搞的，是不是掉进了河沟里啦？看你全身都湿透了。来，黄叔叔帮你擦擦。”大嘴书记说着从墙上拿下一条手巾为稔子擦拭着身上的水迹。

“今早的露水很大，山路两边的草又长，这身能不湿吗？”稔子像娇娇女接受慈父的呵护一样，心安理得地让大嘴书记为她擦拭。

李子林看得出来，大嘴书记不仅和稔子很熟悉，而且对她的关怀已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。他是那样细心地为稔子擦拭着，从头发到肩膀，从背后到前面，甚至连裤脚都那么一丝不苟地擦拭着。

稔子不仅身上很湿，而且衣服上还沾满了细细的草籽和干枯的碎草屑，大嘴书记为她擦拭衣脚时，衣服一扯紧，胸部就更加现出来，李子林看了一眼，心就扑扑地跳了起来。等大嘴书记擦拭完毕，稔子就对李子林说：“李老师，你看是不是可以进山了？”李子林点点头，就跟着稔子走出了大嘴书记的办公室。

从古榕公社到神州村要走 30 多里的山路。这山路与其说是路，倒不如说是一条弯弯曲曲、上上下下的羊肠小道。有些地段

简直就看不见路，行走时得用手扒开两边的杂草和小树才能通得过去。好在稔子热情，一路上总是抢着挑李子林的两个行李包。李子林虽然只拿着一把胡琴，但走了一个多小时后就渐渐跟不上稔子了。

小路是沿着神女河的上游延伸的。越往山里走，那条小河就越窄。翻过几座山后，那小河就变成了一道山谷冲槽，这时上山的路就更陡了。

“还有半个多小时的路就到了，累了吧？”稔子走上一个山头，指着旁边一块大石板说：“在这儿歇一歇吧。”李子林停下脚步坐在石板上喘着粗气。

稔子在李子林身边坐下后，指着远处一个小山村对李子林说：“你看，那就是我们的村子，学校就在田垌中间的那个土坡上。”

李子林展开眼帘，极目望去，只见远处环山围着一片田垌，田垌周围的山脚下，一些房屋隐约可见。这时，从远处的山谷中传来一阵阵非常清脆、好听的鸟叫声。李子林凝神听了一会儿，问稔子：“这是什么鸟在叫？好动听啊！”

“是布谷鸟，在这里，我们把它看做是吉祥鸟呢。”

“为什么会把它看成吉祥鸟呢？”李子林很感兴趣地问。

“你仔细听它的叫声像说什么话？”

李子林又侧耳细听了几遍，摇摇头：“听不出来，听不出来。”

稔子浅浅一笑，脸上又现出那两只迷人的酒窝：“我翻译给你听，早插——早熟——你再仔细听像不像？”

布谷鸟又叫了，李子林试着“早插早熟”地跟着念。“真的像叫早插早熟呢。”李子林笑着说。

“你现在明白我们把它当做吉祥鸟的原因了吧？”

“大概是它催促农民早插秧苗，稻谷就能早成熟吧？”

“你真聪明，不愧为大知识分子。”稔子高兴地夸奖李子林。李子林觉得和稔子讲话很愉快，原来紧锁的眉宇渐渐地展开了。

“我想斗胆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这稔子的名字有点像日本女子的名字。叫起来很好听，你爸妈怎么会给你起名叫稔子呢？”

“这名字是我妈妈起的，听她说，她是在稔子树下生下我的，所以就叫我叫做稔子，大概是要我记住她的艰苦历程吧”

“稔子树？你能告诉我，哪一种是稔子树吗？”李子林很好奇地问。

稔子指着周围那片正开着粉红花朵的灌木丛说：“这些小灌木就叫做稔子。”

李子林这才发觉，这周围的群山中，除了一些松树和一些杉树外，漫山遍野尽是稔子树的世界。那盛开着的稔子花就像一片粉红的海洋。

“这稔子花真是太美了，美得简直让人陶醉。”李子林望着漫山遍野的稔子花，由衷地赞叹着，“你们这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稔子树呢？”

“稔子树是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植物，而我们这里的山地十分贫瘠，其他树木都长得不快，稔子树就成了这里的佼佼者了。”

“你母亲把你叫做稔子，看来还有希望你像稔子树那样，能在艰苦、恶劣的环境中不屈不挠、顽强生存的含意吧，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妈妈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人。”李子林推测着这样说。

人是容易适应环境的。李子林也很快就适应了神州村教师生活。在这所山村小学里，他非常友好地和孩子们相处在一起。孩子们也很快地喜欢上这个五官分明、身材健美、知识丰富、态度和蔼的年轻老师。上课时，他语言幽默，常常有一些故事、典故



伴随课堂，吸引得孩子们或如痴如醉，或开怀大笑，思想无法开小差；课外活动时，他和孩子们一道做游戏。他设计的游戏一个比一个有趣。像“大海捕鱼”啦，“单脚赛跑”啦，“抢收抢种”啦，这类游戏简直让学生兴奋得手舞足蹈，乐不可支。他的胡琴拉得出神入化，惟妙惟肖。只要他的琴声一响，学生们就会无声地围在一旁，静静地倾听。他的琴声时而激昂振奋，时而委婉凄凉，无不把学生带入一种美妙的境界。学校里有一把理发剪，有空时，他常给孩子们理发，一面逗着他们说些笑话。他成了名符其实的“孩子王”，他去到哪里，都会有一大群孩子簇拥着他。有时碰到星期天，他想好好地睡上半天懒觉，但天一亮不久，就会有三五成群的学生来拍他的门，缠着和他在一起，或帮他做事，或听他讲故事。

在这里，他学会了打柴、种菜。虽然本地老师和他的学生常给他带来一些瓜豆蔬菜，但他还是坚持自力更生。他觉得，这些体力劳动，不仅可以打发和充实他的课余时间，同时也能培养他生存的能力。通过一段时间的磨炼，他很快由一个空手走山路都喘大气的城里人，变成了一个肩挑100多斤柴草翻山越岭也面不改色、心不跳的劳动者。

李子林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同校老师的敬重，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信任和爱戴。

李子林以为这种平凡而又宁静的生活会伴随他长久地走下去，他也心甘情愿地希望永远过这种与世无争的平静生活。然而六月份的那场山洪却成了他另一种人生的序幕。

那是一场大得无法形容的暴雨。起先是四面八方的乌云一齐向神州村的上空涌来，形成一道巨大的黑幕，把整个神州村都笼罩在黑暗之中。云层越积越厚，大地越来越暗，随着几道使人吓破胆的闪电和几声巨雷，瓢泼暴雨一股脑儿地从天空中倾泻而下。这场大雨从早上八点多钟一直下到下午两点还未见半点歇脚